

省鸟喜鹊与森林卫士灰喜鹊(上)

□达少华

喜鹊与灰喜鹊,一字之差,却是同科不同属的两种不同的鸟类。在南通旧方志和新编《南通市志》中均有记载。这两种鸟也有相似之处:均为南通地区的留鸟,均属雀形目鸦科,均为杂食性鸟类,均有长长的尾羽,均为常见优势种类,它们每年繁殖一次,每次均产卵4~8枚,孵卵期都是15天。都是江苏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

1988年2月6日,江苏省农林厅等6个单位联合行文向江苏省人民政府请示批准“喜鹊”为江苏省省鸟。其主要理由是:喜鹊在江苏全省为留鸟;在省内分布广泛;具有生物区系和种群的代表性;是食虫益鸟,有利于生态平衡和农林业生产;是人民群众喜爱的鸟种;民间被作为喜庆吉祥如意的象征。4月6日,经省长顾秀莲等6位省人民政府领导审签,江苏省人民政府以(1988)政字420号文批准喜鹊为江苏省省鸟。

喜鹊具有令人亲和的外表:长尾,素色,黑背白腹,显得朴实、典雅、庄重、大方。《本草纲目》说他的名字包括两个含义:一是“鹊鸣咷咷,故谓之鹊”,二是“灵能报喜,故谓之喜”,合起来就是人见人爱的喜鹊。佛经里把喜鹊称为“乌尼”,小说中常称其为“神女”。民间称为“天鸟”“灵鹊”,其身长约46厘米,重约250克。据说喜鹊还有预报天气的功能,《离经》中记载:“仰鸣则阴,俯鸣则雨,人闻其声则喜。”民间经验认为,每当清晨,喜鹊边叫边跳,发出婉转的鸣声,是晴天的征兆;当它们嘈杂乱叫,鸣声参差,预示着阴雨即将到来。自古以来,喜鹊就是民间公认的一种吉祥鸟类,人们常用“喜鹊登枝”“喜鹊登梅”图装饰布置新房,显得吉祥和谐,喜气洋溢。民间也常有“喜鹊叫,必有贵人到”和“喜鹊叫,必有好

事到”的俚语。

在民间广泛流传的“七七鹊桥会”神话传说中,喜鹊担当了重要的角色。每年的七月初七傍晚,被称为七夕,传说有大量的喜鹊飞向天河,彼此卿住尾羽,横跨天河搭建一座绚丽多彩的鹊桥,让天河两边苦等了一年的牛郎织女在鹊桥相会。故事是如此的缠绵、绮丽、神奇、绰约,人们对牛郎织女萌生了无限的赞美、共鸣和同情,也对勇敢善良的喜鹊产生了由衷的好感和敬意。人们把神话和现实结合起来,生发出了好多关于七夕的纪念活动并逐渐形式传统。传说中的织女是个劳动巧手,所以在七夕这天,历代妇女,尤其是少女们都要向织女乞巧。因此,七夕又称为乞巧节。晋朝《西京杂记》中记载:“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……”唐代民间的七月初七,家家的闺女对镜梳妆,望月穿针,陈设瓜果,焚香祭拜。宫廷里的气氛更加热烈,常以彩锦结成高达百尺的“乞巧楼”。王建的《宫词》中说:“每年宫里穿针夜,敕赐诸亲乞巧楼。”新编《南通市志》中记有“七巧节”,谓“农历七月七日为乞巧节”,姑娘们在月光下比穿针并吟唱:“向月穿针易,迎风整线难,不知谁得巧,明月试试看。”如今,七巧节被民间认为是中国的情人节。

故事虽然是神话,但也有现实的基础:喜鹊有结群的特性,常能三五成群或集结大群一起活动;一对或者一群喜鹊能够互相保护,互相支持;喜鹊能经常体现秉性强悍的性格,特别是在配对护雏的时候,常能与侵巢的鹰、隼、鸦等猛禽作殊死的搏斗;喜鹊还有集群攻击敌害的特性,若一鹊一巢受敌,则附近林间的喜鹊就会闻声而起,联合抗击,直到把强敌啄得大败亏输,铩羽而逃!

世界依旧是我们的——表演课有感

□汤凯燕

周六上午参加戏剧表演课,结束时被一男生叫住,问:你是老师吗?我觉得你的气质很像老师。我心想,或许气质就是一种束缚,一条绳索。当岁月在身上结痂,起初很硬很薄,越积越厚,形成了坚硬外壳,做了别人眼中的自己。我们藏起本真自己,约束着欲望,收敛着表情,和绝大多数人一样,各自拥有一定的身份,职业身份、年龄身份、家庭身份。经年累月,表情也几乎凝固,这就是所谓气质。

我记得自己曾经也有过夸张无忌的时候,妈妈不给买新裙子,跺着脚在店门外大声哭嚎。和一帮孩子进行武侠游戏,上勾拳下勾拳,全然是野孩子。那时候并不会想着别人怎么看自己,没有给自己身份,没有给自己定义,也没有什么气质。我高兴就高兴,不高兴就不高兴,世界是我的,我就是世界。曾经没看懂《大话西游》,认为是一个欢乐喜剧。但有一天再看,历经沧桑的至尊宝经过一道城墙,与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年轻夕阳武士说:他好像一条狗啊!看到那段,忽然热泪盈眶。我们总有一天会认清生活真相,世界不是我的。所以我们把自己隐藏了,披着坚硬的外衣,背着夕阳而去。

表演课就是打破那层外壳,企图让你寻找到原本的你。然而

这又是让人畏惧的,试想一只习惯于阴暗潮湿气候的蜗牛,忽然袒露在太阳底下,刺痛、羞涩、惊慌,它努力地要缩进自己小小的壳,继续包裹起来。游戏中,我和对面陌生男士需用眉眼交流,两人都有些不知所措,飘忽躲闪。眼睛是心灵窗户,不自觉便生出防御,抵制外来的窥探。

随着游戏的深入,人们渐渐放松。老师指定一男一女学员说四句简单台词,“你爱我吗?”“我爱你。”“那你愿意嫁给我吗?”“婚姻和爱情没有必然的联系。”重复,重复再重复,感情层层递进,从最初的柔情似水到之后的汹涌澎湃,热度一级级升高。两位表演者之间的弹簧越收越紧,情绪越来越饱满,围观者也随之热血沸腾。

表演课结束,微微不舍,因为隔许多年之后终于触摸了一丝天真。那可贵的,原始的天真。我们以为自己丢失了,却原来还在最深最深的内里,有着柔软的触须,它小心翼翼探出头,与我们相见。

这堂表演课给了我意外的惊喜。艺术的魅力正是如此,似乎与生活无干系,但实则是一种内里的调养,让一个人更健康,更有弹性,更能体会到生活的奥秘,只要我们愿意,世界依旧是我们的。

玉兰一瓣

心窗片羽



喜鹊 郑凡

磨刀石

□毛文文

当刺蓟爱上了绣球花
蜈蚣爱上了蜥蜴
我痴迷爱上金庸的江湖
一把老刀迷恋磨刀石
磨刀石潜伏在刀刃的锈口
怕一刀下去捅破岁月

血液里的毒素
需要蘸上唾沫更接近亲吻

磨刀石生来是平坦的
刀刃生来是锋利的
时光生来是年轻的

江湖生来是有风浪的

都说快刀斩乱麻
那是因为磨刀石高度配合
而磨平自己的伤痕
怎么也快不了

紫琅诗会

藏地挥毫

唐卡画室的“甲莫”

□米拉

那是2017年的7月底,我带着简单的行囊又登上了去往拉萨的班机。

在此之前我已经向安多师兄悄悄打听了如何拜师,可又担心自己年龄偏大,以前也没有很好的绘画基础,并且还是汉族人,能否真正被老师收为入室弟子呢?怀着忐忑的心情,我向洛追老师询问,他回答我说大老师去广州出差办事了,要挺长时间,他先和另两位小老师一起商量一下,待有了决定再通知我。

这一等就是好多天,没有一点儿音讯。他们是不是不愿意收下我?毕竟我和画室其他的学生太不一样了。可内心的憧憬依旧如初,于是我决定先赶去拉萨,无论老师收或不收,我都要勇敢地试一下。就这样,一个半月后,我又回到了拉萨。

这天的飞机航班延误了很久,在拉萨贡嘎机场降落是已近凌晨3点,天上新一轮如钩的新月,衬得点点繁星更加摇曳生姿,如梦似幻。我已提前为自己安排好落脚点,在拉萨认识的一对年轻的汉族夫妻家有间空屋对外出租,月租金1000元,下了飞机我就直奔朋友家。朦朦胧胧睡了半宿好觉,拉萨的夜晚太安静了,太能抚慰长途跋涉之人的所有疲惫。幸好还有内心的激动和紧张,提醒我早早地起床,坐上27路车去达孜。熟悉的风景又一次出现在车窗外,公交车沿着纳金路驶过纳金大桥,巍峨雪山般的洲际酒店依旧矗立在奔涌的拉萨河边,时光仿佛未曾改变。

经过了蔡公堂、白定村、洛康桑村、朋康村、曲隆村、桑珠林村、达孜工业园区,在达孜安居小区站下车。从虎峰路走进,到镇江路拐弯,经过达孜消防站,我们的画室小院再一次出现在眼前。什么都没有改变,只是小院门外大树下,一丛曼陀罗正在盛放,白色的花骨朵儿绽开了,五枚花瓣的尖梢均向左旋转。再从虚掩的院门向内观望,平房前的花坛里,格桑花如昨夜夜空的繁星一般,星星点点竞相开放,白色、粉色、玫红色,错杂交叠,仿佛一曲热烈的欢歌。我悄悄地走入院

内,四周安静极了,师兄们应该早已安坐画框前开始用功了。轻轻推开平房的门,位置紧挨着门边的强巴师兄抬起头,“啊呀,你回来了!”随之而来的是各位师兄纷纷抬头,对我露出友好又有些羞涩的笑容。走进我们曾奋斗过三周的东边小房间,原先坐在地上画画的两位师兄坐回了原位,也就是我们之前坐的位置。欢快的藏语歌曲依旧在画室内回荡着。不一会儿,小老师们来上班了,洛追老师一见到我就开玩笑说:“哎呀,你不在的时候,我交了一个女朋友啦,你来晚啦!”大家都哈哈笑起来。

我被安排坐在正中房间的一个空座上。周围的师兄都在上色,我呢,拿出画板和白纸,继续画文殊菩萨的铅笔稿。一个上午的时间过得飞快。吃过午饭后,画室开始大扫除,大家一起从屋内到屋外,从地面到坐榻,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,上色用的颜料都被放回老师房间的玻璃柜里,坐榻上的画框也都收起来了。我正在错愕着,强巴师兄过来问回不回拉萨,他已经背上包准备出发了。原来明天是藏历的六月初四,在藏传佛教中这是佛陀初转法轮的纪念日,许多人都要去转经或是转山,因此画室放假一天。见我有些悻悻然,强巴师兄又问:明天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爬山?他们准备去爬哲蚌寺后面的一座高山,今天傍晚就要开始往上走,在半山露营,天亮时继续出发。强巴师兄说我刚来拉萨,还没完全适应高原环境,不妨等到第二天自己去哲蚌寺,也许能和下山后的他们汇合,一起在寺庙里转转。

第二天一早,我醒来就赶忙给强巴师兄打电话,问他到了哪里。只听电话那头他喘着粗气,大声和我说:“你不要过来了,我还在爬山,这山太高太难爬,两只脚全都爬出大水泡了!和我一起的人也不见了,可能还要很长时间才能下山。”去转哲蚌寺的计划落空了。

幸好,安多师兄又发来消息,他准备去色拉寺,问我是否同去,于是这突如其来的一天假期终于有了着落。色拉寺和哲蚌寺都是格鲁派寺

庙,它们与达孜区旺波日山上的甘丹寺合称拉萨三大寺。几年前我曾去色拉寺看过僧人辩经,印象极深。这一天在藏族师兄的带领下故地重游,竟有豁然开朗之感。在齐扎仓外面我们一起排了一个多小时长队,去看齐扎仓创始人洛真仁钦亲塑的马头金刚像。所有前来朝拜的人都会把头伸到供奉马头金刚的神龛之下,用额头去触碰下面的基座,许愿祈福。更有意思的是,如果有孩童去朝拜马头金刚,就会被守候于塑像旁的僧人飞速在鼻子上点一个小黑点,据说这会使孩子心神安定,防止夜眠惊惧。

从马头金刚殿出来,正逢上大殿的僧人在诵经,我们一起在墙根听了一会儿。不久后,伙房的僧人提着许多大木桶走进大殿,给每位诵经僧人身旁的钵碗里添上食物。等他们提着木桶走回伙房时,恰好经过我们身边,那些木桶中似乎还有不少饭,师傅们拿起大木勺,把饭舀出来分给我们,原来这是用酥油和一些果仁做的斋饭,美味香甜。

下午三点是色拉寺的辩经时间,只见僧人们三五结组,站立着拉动佛珠和拍手发话的是提问者,盘腿坐在地上的是回答者。辩经的场面很激烈,提问者甚至会拉开架势,拟带着万钧之力,在猛地一声击掌后抛出问题,有时会把回答者问得发懵。这是一种积极的学习方式,通过提问回答与辩论,将他们日常研习的经义探讨得更加透彻深入。来自甘南夏河的安多师兄也看得若有所思,这场面使他回忆起拉卜楞寺辩经的情形。

一天的假期转瞬就结束了。第二天继续坐27路公交去画室。早上9点开始画画,晚上7点吃过晚饭回拉萨。师兄们大多以藏语交流,只有面对我和安多师兄时,会说一些不太流利的汉语。时间久了,发现经常听他们说“甲莫”一词,而且大多在与我说话前会蹦出这个词。问了安多师兄,才明白“甲莫”是指汉族女人。我是画室唯一的汉族女性,虽然之前他们已经给我取了代号“上海”,但“甲莫”说起来更隐晦,不容易让我察觉,可惜很快也被我听懂了。似乎我更需要有一个藏族的名字,能够尽快地融入画室集体。